

作为意识形态技术的互联网： 执政党的视角

陈建波 庄前生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和表达场域，互联网可以承载、传播、分享某一种或者多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政党的灵魂。网络在传播政党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信息传播、表达阐释、互动凝聚、监督纠错等功能。在互联网时代，要加强党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积极开展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努力把握互联网话语体系的特征和规律，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时代党的建设，促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意识形态 互联网 技术 执政党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要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一、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

互联网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从技术上看，互联网就是陈述和传播当今世界变革的“物质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手段，同时也是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内容载体。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和表达场域，互联网对意识形态的维持与变革具有重要的影响。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2]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

与意识形态产生了密切联系。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强调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之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的说法，并不是攻击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3] 在一些人看来，“互联网内嵌着像自由、共同体、平等、利他主义和民主等价值。……技术形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人类无法干预的”。^[4]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互联网的便捷性、平等性、匿名性等特点，本身就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技术和工具。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5] 互联网的无限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几乎淹没了人们的判断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6] 在互联网场域，各种意识形态也都在竞争并试图成为影响一切的普遍思想。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7] 从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这种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使“普遍的表达”成为“表达的普遍”。在互联网上，人们将那种“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作为一种追求和自我暗示。在这里，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影响他人的目的，甚至参与本身已经成了目的。而参与的无序必然导致无序的参与。从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看，混乱与跟风，往往成为互联网带给人们的直接感受。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将更加突出。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发展趋势，他说“科学技术这种技术统治的愿望，今天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变为现实，甚至连基本理论也还没有。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8] 在互联网上，似乎每个人都希望找到自己与世界的信息联系，从而确立一种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腐蚀着现实的“制度框架”。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

改造自然。”^[9]在互联网上，判断判断者，批判批判者，控制控制者，统治统治者，反对反对者的常态化“仪式”，构建起了互联网自身的“意识形态”。这种“乌烟瘴气、生态恶化”的网络空间必须得到治理。

互联网是人类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助推力量。作为一种技术，它可以承载、传播、分享某一种或者多种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当社会运动必须提供在此机会重思与重建的新符码，经由征服人们的心灵，某种政党（可能新的信息化身之下）仍然是社会转化制度化中的关键作用者”。^[10]我们看到，互联网为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维度和空间。

二、互联网具有传播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互联网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场域和受众（网民）。对现代政党来说，互联网是传播其意识形态并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手段。

（一）信息传播功能

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政党的纲领、政策以及核心理念，是一个政党的灵魂。现代传播技术和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信息的快速乃至实时传播成为可能。互联网传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短时迅捷。无论在何时何地，人们只要能够接入互联网，即可轻易获知最新发生的消息。不仅如此，借助互联网，信息发布、传播的时间成本、物力财力成本都大大降低。信息内容的即时性传播，在一些新媒介形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两年发展特别火热的微信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政治信息传播，是政党生存的重要基础。美国学者史蒂芬·E. 弗兰泽奇认为，“信息传输是政治技术的核心，是政党的面包和黄油。政党必须发展一个有效的、双向的、与组织的积极分子和投票人沟通的程序。政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其听众、制定一则具有吸引力的消息、发动支持者，对决定它们的成功来说意义重大”。^[11]目前，许多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互联网上，政党可以即时发表各种信息，包括政党的历史、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党的章程、党的竞选纲领、政党领导人介绍、候选人介绍、政党新闻、各种选举信息、对常见问题的回答以及政党的联系方式等。通过浏览网页，民众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政党的有关信息，并据此决定自己的态度——支持、反对或者漠视。

（二）表达阐释功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存储容量迅猛增加，传输速度大幅度提高。借助搜索引擎、网络社区、超链接等手段，信息会被有效地整合，海量化的信息也就能为用户所选择。同时，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与手段也在不断趋于多样化。电子邮件、网络社区、各种论坛、即时通讯软件、视频网站、微博、博客、微博客、微信……

这些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与手段，使得各种信息得到充分的传播和表达。

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通过文字或形象表达的统治思想意识是掌权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主要手段”。^[12] 我们也知道，几乎每一个政党都希望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流。而利用互联网，政党可以向社会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例如，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唐纳德·特朗普就通过社交媒体有效地突破了传统媒体对他的封锁和抵制，把他的竞选主张传达给广大选民。

（三）互动凝聚功能

开放性和互动性，是互联网的重要特征。互联网的结构，是分散式的，四通八达，没有边界，没有中心，体现的是自由开放的理念和堵不住、打不烂的设计原则。信息跨越了时空界限，实现了自由流动。互动性是互联网内生的另一重要特征。互联网是人类交流方式的一种延伸和扩展，是人與人自由互动、开放交流的传播方式，是人与环境多向互动的反映。互联网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互联和互动。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外许多政党为了取得或者巩固执政地位，逐渐实现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间化、大众化。政党通过互联网传播自身意识形态，进一步达到凝聚和动员公众的目的，是一种低成本的选择。通过互联网，民众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网上论坛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诉求，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选举。在互联网上，公众可以把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偏好选择聚合成为现实的集体行动。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设立网上“政策论坛”，推进电子政务、电子党务等手段塑造和展示自身形象，提高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总之，现代政党正在利用互联网逐步扩大其影响力和行动力。

（四）监督纠错功能

网络具有匿名性，这种隐蔽性主要是由于其技术特点所造成的。互联网是一种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网络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媒介形式。在互联网上，所有的使用者、终端设备都被数字化成一个个的IP地址，从而掩盖了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可以利用网名、昵称等形式，避免其真实姓名和住址等信息的公开，轻松隐匿或转换了真实的社会身份，这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言论空间和言论自由，也给舆论监督带来新的机会和条件。

对于政党来说，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一个监督政党及其领导的平台。民众通过互联网监督政党的形式主要有：设立监督网站、民意调查、各种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2009年1月，美国的一家网站专门设立了“奥巴马计表”专栏，监督奥巴马兑现其在总统大选期间承诺的进度。南非非国大设立了“政策论坛”“警务论坛”和“地方论坛”，与民众就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和安全等问题进行协商，寻求解决的方案。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对政党的监督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有利于政党纠正自己的工作偏差，回应社会关切。

三、通过互联网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一）进一步加强党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改变了执政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坚定不移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切实克服本领恐慌，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力、不断打开创新局面。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旗帜，绝对不能丢弃。在互联网上也是一样。

对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互联网上负面信息传播，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观察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大小，需要用三个变量来衡量。首先，政党意识形态影响具有行动能力的社会大众的数量；其次，是政党意识形态影响地域空间范围的大小；最后，是政党意识形态转化为实践的强度和持续性。从这三个方面看，无论是掌握群众的数量，还是影响力，以及转化为实践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教育，切实加强党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科学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划，牢牢掌握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做好网民工作，实际上就是如何在互联网上贯彻执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虚拟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扁平化的结构。在这里，党的群众工作更直接，更迅速，更复杂，更需要接地气。作为执政党，党要确保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能够提供即时、透明、公正的信息，确保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提高党对互联网的塑造力、管控力和影响力，打破少数人、利益集团等对互联网话语的垄断。要加强互联网法治建设，培养和引导好网络意见领袖，倡导互联网的自律和个人自律，建设好各级党组织的宣传网站，传播正能量。同时，积极关注网络舆情，做出及时的处置，切实纠正失误。要认真对待网络举报，做好解释和引导工作，切实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

（二）积极开展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斗争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从国际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14]美国政治学者拉斯韦尔认为，“在任何地方，西方文明的行动主义、战斗精神和地方观念都结合在一起以压倒一切持反对态度的人们”。^[15]21世纪初期，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以及近年来北非、西亚一些国家的政局突变和持续动荡，都可以看到互联网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容忽视。

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把握互联网上的舆论斗争的规律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掌握舆论斗争的主动权和领导权。要把握错误舆论的源头和传播规律，开展更加积极有效的互联网舆论斗争。对一些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开展积极深入的讨论，不能姑息迁就，一味退让，要敢于斗争，敢于亮剑，彻底扭转目前我们在互联网舆论斗争方面相对被动的局面。

党的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手段，做好党的重要会议和文件的传播、阐述工作。要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进一步凝聚共识，掌握网络舆论主旋律。要加快培养互联网人才，逐步形成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舆论引导队伍、信息管控队伍、技术研发队伍和网络安全队伍。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互联网知识学习，密切关注互联网发展动向，不断提高对互联网的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

（三）深入研究网络话语体系的特征和规律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行使话语权的重要平台，网络话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反映在人们的话语中，各种群体分别从自己对合理的社会机构的构成的认识出发，制定理解的框架。”^[16]网络（互联网）话语是人们在网络交流中产生和应用的一种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是标点、符号、图标（图片）和各种文字等多种形式的、不规则的组合。这种组合，往往在特定的网络媒介传播中表达特殊的意义。网络话语具有随机性、碎片化和延展性，对人类社会常规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对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民人数的不断扩大，网络话语得到了迅猛发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网络话语是互联网意识形态的载体。做好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掌握和引导好网络话语。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宣传思想话语体系的成功经验，把握网络语言的产生和传播规律，不断创造出网民喜闻乐见、生动活泼、与时俱进的宣传话语，打造具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网络话语体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说服力和引导力；推进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创新，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

作为意识形态技术的互联网：执政党的视角

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通过互联网进一步密切群众与党组织的关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研究员

注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 [2] 习近平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
- [3] 〔德〕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5页。
- [4]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 [5]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第1版。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 [7] 〔美〕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页。
- [8] 〔德〕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 [9] 〔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97页。
- [10] 〔美〕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6页。
- [11] 〔美〕史蒂芬·E. 弗兰泽奇 《技术年代的政党》，李秀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8页。
- [12] 〔英〕戴维·巴特勒 《媒介社会学》，赵伯英、孟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 [14] 〔美〕理查德·尼克松 《1999年：不战而胜》，王观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 [15]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4页。
- [16] 〔美〕丹尼斯·K. 姆贝 《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5 Political Logic,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Market Logic: On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 *Lin Rupeng, Tang Jingtai*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is the new develop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media innovation.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by Xi Jinp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logic, technical logic and market logic. The political logic implies that to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is both a strategic requirement for ideological work and an important task for strengthening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ogic implies that news products must change from addition to convergence. The market logic impli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ntegration requires the use of market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ndust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esults of convergence must be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the test of the market.

16 Internet as an Ideological Technology: From the Ruling Party's Perspective

· *Chen Jianbo, Zhuang Qiansheng*

As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a field of expression, the internet can undertake, communicate and share one of several kinds of ideologies. The ideology is the soul of a party, and the internet plays important roles on propagating a party's ideology, such a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teraction and cohesion, supervision and correc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leadership of the ruling party in internet ideological work must be strengthened; ideological struggle on the internet must be pursued actively; and efforts to master the features and rules of the internet's discourse system must be made, so that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can be promoted.

23 Enjoying the Beauty of Thought and Profound Knowledg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with a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ummaries of the 13th China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35 News Content,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A Mental Model for Comprehending the Coverage of Controversial Issues

· *Yang Guang, Guo Zhongshi*

Controversial issues have frequently been reported in media, and have had impacts on the public's